

延伸與想像一

談「聽·傳·說—臺灣原住民與動物的故事」特展與教育活動「原住民想像劇場」

文·圖／張至善



用耳朵欣賞的展覽

「到博物館聽故事！」一個特別的展覽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盛大展出，這個以原住民口傳文學為主題的特展是由國家台灣文學館與史前館共同合作辦理。特展主要是由國家台灣文學館策劃，史前館提供主要展出文物和展覽場地，本特展在台南市展出之後，隨後安排在台東展出，是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一次與史前館攜手合作。有別於傳統以「文物」為主的展覽，此一特展將以「聽故事」為主要呈現方式，讓人耳目一新。

國家台灣文學館策展人黃瓊儀小姐在各有特色與意涵的原住民各族群的口傳文學中，提出一個聚焦特定主題的展覽形式，並且創造出一個對孩童來說新鮮有趣的展覽經驗。所安排的故事主題分別是達悟族的「飛魚神的邀請」、布農族的「黑熊的智慧」與「憤怒的百步蛇」、泰雅族的「占卜鳥希立克」、魯凱族的「雲豹的頭蟲家族」，以及邵族的「白鹿傳奇」等六個故事。這些故事希望描摹並傳遞人與動物的互動關係。原住民文化與社會價值中藉動物傳說表達出來的部分，也是原住民與台灣原生動物、自然環境之間發展出來的緊密聯繫。這樣的聯繫與傳統文化，歷經時代政權的演變，或許早已鬆動或消失，展覽除了讓觀眾知道過去的傳統之外，應該也要涉入當代的真實狀況，這樣的傳統與現代生活還有那些相關之處？

在本展覽中，六篇神話故事的選擇：飛魚篇、黑熊篇與鳥占篇企圖呈現台灣原住民族的漁獵文化與生態觀，包含食肉禁忌與分配機制；雲豹篇、白鹿篇主題為族群遷移與土地倫理；百步蛇篇則傳達了一種和解的氣氛，可以解釋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和解，或是象徵性的詮釋為人與大自然的和解。這些特展主題的選取，可以看出原住民透過代代流傳的神話故事與儀式禁忌，這些儀式、禁忌維繫了傳統的道德價值，隱含的寓意也和現代自然保育的概念不謀而合，由一個個的故事中傳達了天地萬物共生、共存的理念，並藉由各式族群生活禁忌實踐出來。

那麼「聽傳說」，要怎麼展出呢？我們可以看到策展人悉心的安排，以廣播劇或有聲書的概念，延伸到劇場空間的形式，展品可以扮演一部份角色的地位。這時候聲音(敘事、話語、音效、配樂)，必須負起文學性的詮釋功能，是本展覽最重要的靈魂元素。另外也安排了劇場化物件元素包含道具模型、佈景、燈光、美術設計等。除此之外，史前館也提供了文物以配合展出，如達悟族的拼板舟，布農族的服飾及配件、弓箭，和排灣族的刀、生活物件以及魯凱族的雕刻等。另外，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也提供了真實的鳥類標本以加強占卜鳥單元中鳥類實體的印象。最後規劃出適當的展示動線，並安排舒適的閱聽環境，以及清晰的展示說明牌等等博物館的要求，創造出一種博物館裡劇場化的展示方式。

我認為這是策展人黃瓊儀小姐一次成功的嘗試，藉由這樣的展覽，既展現出多元族群與文化的觀點，並且分享神話傳說的樂趣與想像力，進而提供族群認識與平等互動的基礎，也觸動了個人在展示上新的經驗。此外，國家台灣文學館與史前館的合作也充分實踐了館際合作與博物館資源共享的精神。



展場中安排生動活潑又舒適的閱聽環境，可以愉快的聽故事。

特展中除了聽故事外，還由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提供鳥類標本配合展出。

原住民想像劇場

「聽·傳·說—臺灣原住民與動物的故事」特展在展出手法上獨特的以「聽故事」為主題，已經打破過去博物館展覽物件的刻板框架，那麼當這樣的一個特展巡迴來到史前館，我們能有哪些施力點來發展出巡迴台東的特色？

首先，由於我們位處於原住民社群繁多的區域，自然應當利用這點來發展出有別於都會區博物館的教育活動，加上促進與本地的社群互動一直是本館努力的方向之一，在這樣的思考下，由本館展示教育組同仁林頌恩小姐提出了一個十分具有創意的提案—「原住民想像劇場」作為這次特展的教育活動*，我們找到了當初參與特展內容故事錄音的原住民朋友，一起發展由聲音劇場演進為表演劇場形式的教育活動。

對許多人來說，體驗原住民族群的文化，除了親至部落感受以外，是難有機會來體驗的，即便是居住於本地的一般民眾，在各族群的豐年祭、收穫祭的場合中，通常也只是扮演著旁觀的參觀角色，抑或是冷靜的攝影記錄者，這樣的經驗並不特別，也難有深刻的體驗。於是這次我們思考的是：如何透過劇場方式的呈現，讓參與者也能成為劇場互動者的一份子，隨著彼此即興創造出的劇情，在投入的當下擁有跳躍時空的深刻感受。

這也是我們發展出「原住民想像劇場」想要邀請遊客前來親身體驗的特殊方式。劇場中我們希望大家能試著敞開自己的心胸、五官與知覺，放下身段，融入角色扮演，釋放平日的拘謹，讓壓抑的想像力馳騁。這是場以排灣族家屋為場景的劇場，在排灣族青年的帶領下，參與的每一個人扮演一個角色，以另一種身分回到陌生與熟悉的聚落，於一來一往的對話與互動中，展開一場部落之旅；至於故事的發展，發生的也許是年祭，也許是狩獵的景況，也是一處引發你我與原住民朋友真切相遇的想像空間。

「原住民想像劇場」經過幾次的辦理之後，我們得到了些什麼樣的經驗和檢討呢？首先，在優點方面：這樣的劇場有著場地的封閉性，並沒有旁觀者，參與者能比較自然的展現，也體會到空間的專屬性，感受特別的強烈深刻。由參與者的回饋意見有的表示：「太棒了！以往由書上得到的知識印象在這邊能實際的操作，是十分難得可貴的。」有的是：「能體會到博物館及劇場帶領者的用心」、「很好玩」。也有一些反應：「這麼棒的活動，可惜宣傳不夠，在台北的話一定擠破頭」。這樣的意見也警醒著我們在執行上的細節。的確，宣傳和人數控制上一直存在著部分執行面上的問題。例如劇場活動初期少有本地民眾預約，大多數的參與者是外縣市的遊客，但這種即興式的報名容易會有人數爆滿，需排除部分想參加遊客的情形；也有興沖沖的預約登記了8個名額，卻到活動時間不見蹤影的遊客們，讓我們為那些因名額有限而被排除參與的遊客徒呼負負；還有登記了卻遲到，劇場已經開演了卻無法加入的情形，這些都是執行面上的經驗，都有待工作人員的修正和克服。

「原住民想像劇場」執行到了後半期，我們又設定了下一階段的目標：著力於「擴大參與的層面與深度」，在每週日下午將辦理教師研習，讓更多學校老師來參與；除了讓老師們瞭解「聽·傳·說—臺灣原住民與動物的故事」特展的內容以外，還邀請老師一起來參加劇場活動並與劇場部落青年進行深化的討論與對話。另外，研



習的內容也將本館其他教學資源的介紹也納入教師研習的內容之中，希望這樣的研習活動能使本地教師能充分的瞭解本館的教育資源，並能應用於相關的教學活動之上。

至於這個劇場對於參與劇場的部落青年有些什麼樣的意義呢？這是個有待觀察和發展的議題。記得在2004年的一場「南島論壇」國際研討會中曾經提到芝加哥Field博物館曾有個毛利人的集會所歸還與否的討論，過程中提及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個有魚鉤的人，他把魚鉤丟進海裡，釣起一座島，這座島就是現在的紐西蘭北島」。這故事的引申是：最後他們把這個集會所留在芝加哥，希望它能成為釣起「世界」的窗口；而「原住民想像劇場」這個以排灣族家屋為場景的劇場，雖然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但整個活動在意義上確有著「走出部落、通向世界的窗口」的潛質，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方向，值得館方人員與部落青年共同努力、開發與激盪，讓我們期待這類具有「劇場概念」的教育活動能在未來有著令人驚豔，回味無窮的發展！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感謝林頌恩小姐研提此一教育活動的企畫構想，並協助宣傳文案的撰寫，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其所撰寫之文字